

以色列前总统

“性犯罪案”始末

■ 曾玛丽 徐小英



最近，以色列前总统又成了新闻。

以色列特拉维夫地方法院2011年3月22日以强奸等罪名判处前总统摩西·卡察夫7年监禁，向3名受害者交纳总计10万新谢克尔（约合2.8万美元）补偿金。卡察夫成为首名因强奸罪获刑的以色列前总统。

卡察夫是以色列被判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法官宣读判决时称这一案件“史无前例”，“被告罪行严重，必须承担责任，没有人能凌驾法律之上”。卡察夫在判决之后老泪纵横，在法庭上与儿子相拥而泣，他坚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高喊法官“犯了错”。卡察夫的一名律师当天表示，将在数日内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起长达5年的调查终于尘埃落定，对卡察夫提出指控的其实共有8人之多。有人担心卡察夫毕竟已经65岁了，最近两年因为被起诉精神已经非常脆弱，不知他能不能挺过这7年的牢狱生活。

成功的个人奋斗史

卡察夫1945年生于伊朗。6

岁时随父母在以色列建国前3年移民到以色列。卡察夫有着骄人的从政历史。他曾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并接受了战火的洗礼。由于卡察夫形象良好，表达出众，仕途一帆风顺。1969年，24岁的卡察夫加入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被推举为马拉凯市的市长，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并因政绩不错而连任。1977年，32岁的卡察夫作为利库德集团代表当选为议员，开始职业政治家的生涯。他先后担任过住房和建设部副部长、内政部长、运输部长等职，于1996年至1999年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任副总理兼旅游部长。2000年7月，作为利库德集团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卡察夫在议会总统选举中击败工党总统候选人佩雷斯，当选为以色列第8任总统，同年8月1日宣誓就职，任期7年。2007年却因强奸指控，在任期期满前两周，辞去了总统一职。

卡察夫的经历，曾在不少人尤其是从中东和非洲地区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眼中，是个人奋斗的典范。以色列总统是虚位元首，没有赦免囚犯或减刑的权力，但卡察夫担任总统期间仍有许多作为，他支持2002年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的停火，并坚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促成中东和平进程上应扮演角色。

检方介入，被迫认罪

2006年7月5日，时任以色列总统的卡察夫突然将以色列总检察长马祖兹秘密召进总统府，向他通报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他的一名前女下属近日以告他性骚扰为要挟，向他勒索巨款，否则就要公开他在海外开的秘密账户号码。据说卡察夫专门用那个账户存收总统赦免权转让费。

卡察夫递给总检察长马祖兹一封信，大体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告诉马祖兹，他把女下属的谈话录了音。深感事态严重的马祖兹立即返回司法部，紧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不料，以色列电视台2频道率先报道了总统的性丑闻。这家电视台说，总统办公室的一位前高级职员称卡察夫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报道没有公布该女子的身份，只称她为“A”。“A”女士称卡察夫曾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报道还称，“A”威胁卡察夫

必须给她一笔“封口费”，否则就要公开他在海外开的秘密账户号码。7月11日，以色列《晚报》又以《卡察夫对我进行性骚扰》为题在头版报道了另一名女子对卡察夫的指控。该女子便是下文提到的化名OK的关键证人。

2006年7月11日，卡察夫再次致信总检察长马祖兹，强调他本人不清楚他的女下属“A”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敲诈”，因为她的确面临一些诸如个人、家庭、财务以及精神上的难题，言外之意即使她言语上有些过火，也是情有可原。卡察夫在信中说，与媒体的报道相反，这名女秘书并没有指责他性骚扰，而是说他借手中掌握的特赦权收受贿赂。当然，精通以色列法律程序和政府运作的马祖兹很清楚，这种指责纯属子虚乌有，不堪一击。卡察夫最后向马祖兹强调：“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一切悉听尊便。”

尽管卡察夫言辞恳切，希望此事就此了结，但马祖兹不为所动，在卡察夫第二次致信给他的当天即宣布，对“敲诈”总统案展开刑事调查。2006年8月23日，卡察夫因遭前女雇员的性骚扰指控，在总统官邸接受了警方的问讯。

问讯之前的8月21日晚，警

方发动了一场持续7个小时的“突袭”，在卡察夫办公室没收了他的个人电脑、办公室电脑以及其他众多的文件。警方表示搜集到的这些文件以及电脑中的电子邮件，可以帮助他们判断卡察夫与“A”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有总统官邸的雇员企图破坏调查。

卡察夫则不断否认曾与任何雇员发生过性关系，并在一项声明中说，他与女性雇员的交往都符合职业标准。

2006年10月15日，警方向总检察长提交建议书，建议检察官对卡察夫以强奸罪提出起诉。警方认为，他们掌握的证据充足，足以让卡察夫面临三项指控：性犯罪、行使赦免权时行为不当与非法窃听总统府雇员。其中，有关性犯罪的指控证据最充分。不过，警方只有间接证据，没有有关DNA样本或者指纹。

2007年1月23日，马祖兹的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已搜集足够的证据，用以支持对卡察夫涉嫌强奸、性骚扰、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及非法收受礼品等罪名的指控。第二天，卡察夫在总统府发表了他有生以来最热情的一次演讲：“不要相信诽谤、中伤和谎言，即便是这场抗争最后变成世界大战，我也将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卡察夫没有赢得丝毫同情。舆论一边倒地要求他辞职。

2007年6月28日，马祖兹宣布，受到强奸罪等多项罪名指控的卡察夫总统已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卡察夫对性骚扰指控认罪并在自己任期还有两周即将结束时辞去总统职务，而检方将撤销对他的强奸指控，使卡察夫免受牢狱之灾。

“根据认罪协议，卡察夫总统承认了一系列性侵犯罪名，包括性骚扰和猥亵行为。”马祖兹说，“卡察夫将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提交辞呈。”

关键证人出庭

2008年2月26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一些民间组织关于撤销以总检察长马祖兹与前总统卡察夫达成的认罪协议的请求。

可两个月后，卡察夫却推翻了此前与检控部门达成的认罪协议，坚称要维护自己清白；检方也随即重新启动了针对卡察夫的犯罪调查，并表示将根据卡察夫涉嫌的最重罪行对他提出指控。

2009年5月14日，对卡察夫强奸罪的审理在特拉维夫法院举行，卡察夫面临强奸其雇员和其他6项指控，其中包括对另外两名女性雇员进行性骚扰的指控。

2010年12月30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定针对前总统摩西·卡察夫的两项强奸指控罪名成立。主法官卡拉在法庭上说，卡察夫推翻认罪协议的做法“是个巨大错误”。

“我们相信原告‘A’，因为她所指控的内容有铁证为凭，她说的是实话。”卡拉说。

本案的关键证人OK（化名）向媒体公开讲述了在前总理卡察夫手下经受的磨难。她的故事横跨以色列政局二十年。她的证词在三位法官判定卡察夫强奸和性骚扰女下属罪名成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OK精明能干，从事政治顾问一职二十多年，曾担任沙龙和内塔尼亚胡的媒体顾问。1989年作为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的发言人，在当年的竞选活动中结识了卡察夫，在后者担任交通部长时成为他的媒体顾问，时年29岁，结婚，育有一女。在接受以色列一家著名媒体的采访中，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头戴犹太小圆帽、已有五个孩子的父亲骚扰和羞辱她的全过程：



“一开始他待我如慈父一般。我觉得我遇到了理想的上司，他让我觉得自己像女王一般备受重视，我到处受邀，甚至还参加最高级别的私密会议以及闭门会。

“在交通部工作七个月后的有一天早上，卡察夫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昨天一夜未眠，因为他恋爱了，他抑制不住对我的幻想。他说绝对有必要向我告白。我非常尴尬。但当时我年轻，想法天真，以为他真的爱上了我。他说他觉得我美丽动人，聪明风趣，并等着我作出反应。为了不伤他的感情，我只能说，他的恋情是单方面的，我非常爱我的丈夫。这样的情形在我与卡察夫共事期间重复过无数次，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说他无法抵御我的魅力，问我是否介意他触摸我。我说不行，但没用。他像着了魔似的不断地问我能不能摸我的胸部。对他的纠缠，我感到极度不安，压力巨大。”

后来OK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告诉了卡察夫，以为这样一来，老板就会把她当成一位职业母亲来尊重。然而，让她吃惊的是，卡察夫非但没有给她应有的尊重还朝她大叫，说她不该这样对待他，毁了他俩才刚刚开始的关系。

不久，OK开始意识到卡察夫在孤立她，她不再有机会继续与部长出差，不再受邀参加各类聚会或会议。不仅是他，还有离他最近的幕僚也让她觉得自己成了办公室里不受欢迎的局外人。

在OK怀孕八个月时，老板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待她又像最初那样和蔼如父，双方恢复了工作关系。她以为对方结束了对她的迷恋，没想到这只是卡察夫“长期策略”的一部分。1991年初，在她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卡察夫亲自去她家中探望了她。在她休产假期期间，他不停地告诉

她交通部是多么需要她。没想到当OK返回工作岗位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她记得有一天正在特拉维夫自己的办公室里伏案撰写新闻稿，转头突然间发现卡察夫在她身后做出性行为动作，并恳求她一起参与。

“我尴尬极了。他的做法可悲又可耻，但我没有因此辞职。几个月后，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按住在耶路撒冷以外地区政治官员的通常做法，卡察夫住进了城内一家饭店的客房。所有的助理都在那里商讨局势，但在其他人都离开时，他要我留下，说要一起商定该向媒体说些什么。”

等其他助理走后，门刚一关上，卡察夫就一把将OK拽到床上，猛地扑向她，想要抓摸她的身体。“我试图推开他，他坚持不放手，我奋力反抗。”最后她挣扎着站起身愤怒地离开房间。此后，她又一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1992年拉宾赢得竞选，上任总理，OK是当时办公室里少有的资深女助理之一。然而，卡察夫圈内的人开始排挤她。办公室里传言她是个荡妇，工作表现恶劣。卡察夫的助理们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轿车出行参加会议，却让她搭乘需要多次转乘的巴士。

“我真的怕他，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我私下里秘密地寻找其它工作机会，可是我后来发现，每次他都在从中作梗。后来我得知他也在骚扰其他女孩。此时，我确信‘恋爱中的卡察夫’不再是一个无辜的人。”

OK记得卡察夫在担任交通部长最后的日子，部里的妇女们开始相互谈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她说：“感觉就像庞贝城的末日来临一般。事实上，卡察夫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在办公室里被我撞见。女孩躲在房间的柱子后面，正在穿胸罩。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本性。可是没有一个女孩愿

意站出来告发他。”

要不是因为卡察夫向总检察长投诉他强奸的受害人之一敲詐他，OK也不能确定最终是否有人愿意自告奋勇地揭发他。“我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去投诉他，原因之一是，我身处政界，见惯世事的艰难。我的成功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谨慎行事。但是当我听传言说这名妇女精神不稳定，是个疯狂纠缠卡察夫的妓女时，我为她担心，我无法再保持沉默。”

在朋友的鼓励和催促下，OK向媒体讲述了她的经历，随后，她的故事被匿名刊登在一家报纸的头版，激励着其他受害的女性主动站出来指证卡察夫。警方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开始介入调查。六个月后警察与她取得联系，询问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直觉告诉我，我正在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为遭卡察夫投诉的女子辩护，尽管我不知道她是谁。我知道，无论后果如何，我这样做是对的。”

刑事调查和起诉过程十分顺利，但卡察夫的律师让OK遭遇到最困难的阻挠。“他们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试图把我彻底击垮，用尽一切有辱人格的方法羞辱我和毁坏我的信誉。他们指责我是一个差劲的母亲，因为我休产假四个月后就回去上班了。他们称我是一个爱操控别人的撒谎者。但我只想让真相公诸于世，让世人了解我遭受的屈辱，让我受到的伤害得到弥补。”

3月22日的判决结果出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一些领导人都表示这个判决体现了司法公正。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被问到是否考虑从总统官邸的画像墙上取下卡察夫的画像时，他表示不会否定卡察夫当过以色列总统的历史。

责任编辑：阮莹